

公孙梦 著

佛心魅影

(中)

蓝天出版社

第十三回 破解字谜

觉慧大师叹道：“冤冤相报何时了，照此说来，江湖又该经历一次劫难了！”

元洪道长道：“无量寿佛，此乃天定，说不得只有顺应此劫了！”

骆天龙道：“大师等平日难得出山，紫晶白玉马之事非同小可，何不盘桓一二日，作个长久计议。”

东野骧道：“老和尚，听见了吗？这办法好，你何必急匆匆赶回山上念经去？”

骆天龙不识东野骧，见他和少林掌门说话如此随便，当是大有来头之人，便道：

“这位何人，还未请教台甫呢？”

觉慧大师微笑道：“他么，便是人人见了都头痛的鬼屠夫东野骧，不知为何他那身行头改了，不然谁看了招牌都知道他是谁。”

洞庭三霸一听是他，连连赔礼，请恕怠慢之罪。

东野骧道：“不必不必，你们别听老和尚作践人，我老儿一向对人随和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！”

醉寿星东方木笑道：“一向随和的是我老儿，屠夫

与‘随和’二字沾不上边的！”

三霸又请教他的大名，元洪道长替他说了，又道：“这老儿除了酒，天下还有什么物事在他眼中？”

骆天龙等人大喜，这两位江湖异人平日难得碰上一个，现在居然两个都来了，这是何等荣幸，立即命令摆酒，款待众人。

觉慧与元洪、冲玄决定呆上几日，认真谋划对付强敌之策。

大厅装饰得金碧辉煌，几只几臂粗的大红烛，照得厅内纤毫毕露。

这是君山上骆天龙的住宅。

厅内除了做主人的三霸及骆玉祥、骆玉琼外，客人有觉慧大师、元洪真人、冲玄真人、东方木、东野骧、张大成、吴玉芹、张克虎、张云雁、谢飞燕、林麟、光灿等十二人。

双方围绕紫晶白玉马派生出来的事件，一一作了详细说明。

现在，他们都在努力推敲开封东门外三星剑士丁强竹所留下的血帕，字面上到底何义。

东方木见了林麟保存的玉佩，确认为三星剑士之物。

至于谢飞燕所见丁强竹的烟荷包，则是被偷出来的。

那是丁强竹在赴开封途中遗失掉的。

此刻，大家低头沉思，反复在心中念叨着这几个字：

“红蓝三日乌石藏宝马，师狗一旁上天成高士。”

唉，多么令人难猜啊！光灿闭目沉思，脑中已有了解释，但只想通了一半，还有一半茫然无知。

他在静夜里每每思索，依然不得要领。

在杭州郊外废园里闭关修炼时，他就悟通了上半句，因为下半句无着落，所以一直未讲出来。

今日有高人在座，不妨讲出大家推敲。

他开口了：“各位前辈，晚辈悟出了上联，也不知对与不对，斗胆说出，请前辈指教！”

在洞庭三霸眼中，他只是“鸿雁班”中的一名敲鼓艺人，虽说仪表不俗，但地位低微，今日敢被带来此议事堂，三霸就有些不以为然。

除了知名的老一辈人物，年轻人中，林麟最引人注目，因为他是少林住持的弟子；谢飞燕也不含糊，其师是大名鼎鼎的雪山圣母，那是早已久仰的世外高手。

张克虎兄妹好歹是班主的后代，与东方木东野曩是师徒关系，这样的身价也就够高的了。

唯独这光灿，无门无户，只长得一副好相貌，凭什么也来参与这重大机密，实在令人难解。

从来到大厅入座后，他一声不响，坐在客位离主位最远的地方，真正是叨陪末座，想不到他居然说，这天书一般难懂的字句，他已悟出了一半！

少年人容易好大喜功，生性使然，且听他说得出个什么名堂来！

只听光灿道：“晚辈是这么猜想的，红蓝三日乌石指一物，红蓝三日是紫晶二字，红蓝二色在一起成紫，三日不就是个晶字吗？如果紫晶二字成立，那么乌石指的是黑石，这乌石二字本可不要，但丁前辈怕人不解紫晶二字，故用乌石以启迪后人，石头里面不就是含有水晶吗？或者解为水晶石，这样，紫晶石玉马，不就是紫晶白玉马了吗？也不知对与不对？请前辈们参详。”

他这么一解说，众人均恍然大悟。

东野骧大声赞道：“对，对极了，还是你小子聪明！”

这话无异代表了大家的赞美之意，众长辈纷纷夸奖。

觉慧大师也赞道：“小施主说得极是，一语道破了机关，使老衲顿开茅塞！”

林麟听着这些赞语，心中十分不自在。

心想，如此简单的字句，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？只怪我尽朝复杂的字谜去猜，未料竟是拆字游戏。

当师傅老人家的面，自己丢失面子倒不要紧，却是影响了师傅的威名。

现在赶紧想出下句还来得及挽回面子。

他拼命想着，嘴里不住重复：“师狗一旁上天成高士！”

师狗在旁边，怎么上天成了高士呢？师狗上天不成了仙？哎哟，实在荒唐之至！这叫入又怎么想得出来？

这时，只听东方木道：“这下联指何物呢？光贤侄，你有无推想？”

光灿摇头：“晚辈参详不出。”

众人又议论了一阵，不得要领。

光灿道：“前辈，能否举出当今黑道中的高手名字？”

骆天龙道：“高手太多，举不胜举，你要这些名字何用？”

光灿道：“依晚辈想，丁前辈既然知道了紫晶白玉马，想必是谢伯父生前曾与他们看过，否则，丁前辈又何从知道？知道了白玉马，就必定知道它的来历。因此，丁前辈负重伤后拼着一点真元，要将此物的踪迹传示后人。因此下句必是指抢夺了此物的什么人，多半是与丁前辈交手的人。试想，能胜得了丁前辈的武林人，排除白道高手，所剩下的黑道高手只怕不会太多。晚辈初入江湖，并不知多少人的姓名，所以，也许可以从道出的高手姓氏绰号中，悟解出下半句的真义。”

这一番有理有据的高论，一下又把大家说得服了。

谢飞燕芳心窃喜，个郎原来是个大智大慧而又不表露卖弄的君子，她没有看错他，此身依托有靠了。

林麟懊恼地想，对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，岂不简单得很呀！前面既然说了紫晶白玉马，后面不说人还会

说什么呢？

快想想，想出个人名来！

阮孝忠道：“此言有理，三星剑士名噪江湖，岂是一般庸手招惹得了的？既然能伤了他，非绝顶高手不能为，这样人数就有限了。”

张克虎道：“那夜我们到了开封东门外野坟地，古坟前石头地上，踩下了深深的足印。一方足印深陷二分，一方足印半寸多些，这样的功力真吓得死人呢！”

茅镇山惊道：“果然，这内功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，只怕天下无有几人。”

东野骧道：“各人报出几个名字来猜猜看看，说不定碰巧而中呢。”

众人俱都赞成。

骆天龙道：“漠北霍骏。”

茅镇山道：“沂山二怪。”

东野骧道：“漠北霍骏可能有此功力，但已有二十多年不闻其人了。至于沂山二怪，只怕无此功力。”

冲玄真人道：“独眼魔公仲昌如何？”

觉慧大师道：“此獠闻说已功臻化境。”

东方木道：“功力大约相当，但又与‘师狗一旁上天成高士’不符。”

东野骧道：“绑架燕姑娘的四海魔泉令狐宣。”

元洪道长道：“此魔功力相当，也不下于独眼魔呢。”

众人暗将名字与暗语对照一番，似乎仍然套不上。

骆天龙忽道：“我想起了一人，但久已不闻音讯，此人也是方外人呢。修身在安徽潜山县天柱山的天狮峰，自号天狮道君……”

光灿一听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正是他！”

众人把目光聚于他一身，听他解说。

光灿道：“师狗一旁，即师字有一狗旁，狗就是犬，师字犬旁，成了‘狮’字；上天，狮上天成了天狮；成高士，不就是道家高士，成道君了吗？”

这一下，众人俱皆惊喜，不错，这下联的含义正是如此，乃天狮道君也。

林麟听见“天狮道君”四字时，心里一动，急忙拿来套下联暗语，正有所悟，已被光灿完全道出，不禁十分懊恼。

他还是慢了一步，徒奈何也！

觉慧大师叹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如果是天狮道君所为，事情就惹大了。”

元洪道长也道：“此人多年不问江湖事，对他所知极少。但闻先师说过，天狮道君出自当年西域之门，练得一手独步天下的‘毒掌’，若干年来他伤人不多，并未引起江湖注意。此次倘是他亲自出山，事情就不太好收拾呢，该想个妥善之法才好。”

东野隳嚷道：“管他天狮地狗，他要是杀了三星剑士，只怕就脱不了关系！”

谢飞燕咬牙道：“不管他天狮道君有多大能耐，晚辈誓与丁叔叔和邯郸七义几位叔叔，还有崂山玉阳真人、广胜寺广宁大师报仇！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！”

东方木道：“为故人、为老友，我老醉鬼也要到天狮峰拼拼这条老命！”

东野骧道：“我屠夫就是要会会天狮，看看谁把谁怎么样。‘毒掌’虽是绝艺，但也不能天下无敌！”

光灿两眼望着飞燕，默不作声，但飞燕把眼睛向他时，从他眼神中已得到了明确答复。

他的眼神在告诉她，他将与她生死与共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她相信他能做得到。

她笑了笑，等于告诉他，她明白了他的心意。

两心相通，还有何求？

张克虎、张云雁见师傅慷慨激昂，不觉激起心中的热潮，也相继表示要与师傅共历艰险。

东野骧道：“娃儿，知道厉害吗？说不定要丢小命呢！”

张克虎道：“愿随恩师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”

张云雁道：“愿与二位师傅同仇敌忾，共为唇齿！”

东方木摇头道：“你兄妹二人正青春年少，丢了小命不划算，还是让我们这两把老骨头去和他们比试一番吧！”

吴玉芹倏地从椅上站起来，脆声道：

“二老，说话就该像油炸麻花——干干脆脆。咱们

这就一起上天狮峰，来个蛇吃黄鳝——直拼杀，人生在世，有时就像挑着缸钵走滑路——担风险，只要咱们跳河闭眼睛——铁了心，砸锅卖铁——豁出去，把老虎当马骑——有胆有魄，像庙里的金刚——大显神威，再来个鬼打城隍庙——不怕死，总之十句话，干脆说了吧，就是铁匠当军师——打、打、打！”

她一口气就说完了这一大段话，真是妙语连珠精彩已极，惹得三霸和大家捧腹。

就连稳重至极的觉慧大师和元洪道长、冲玄道和也点头微笑。

东野骧更是喜得抓耳挠腮，大笑不止。

本来是凝重的气氛，一下子缓和下来。

吴玉芹莫名其妙，道：“你们笑什么呀，贱妾说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”

东野骧嚷道：“妥、妥、妥！我老屠夫服了你了，就让你这一雌一雄的两个小崽子跟我们两个老儿去吧！”

东方木道：“且慢，还要张老弟做主呢！”

张大成怎敢吞吞吐吐，忙道：“二老，在下有个主意，不知成不成？”

东野骧道：“说呀，干干脆脆，对，该说油炸麻花——干干脆脆！”

他学得一句半句，十分得意。

张大成道：“不如咱‘鸿雁班’一起去，到达潜山县时，以演舞为掩护，就不会引人注意……”

吴玉芹接口道：“到那时就可以就汤下来——随机应变，顺手推舟——就不会引人注目……”

骆天龙接口道：“好，好极，昨日在主船上遭贼人突袭，贵班的兄弟姐妹立即应变，就像一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，如果能全班都去，确能出其不意。老夫再拨几名得力手下参加贵班，实力必然大加强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老夫为表明与贼人周旋到底之决心，先将玉祥、玉琼调于麾下，望班主不要拒绝才好！”

这话又出乎众人意料之外，均为总瓢把子的胆略和与敌决战的决心所感动。

张大成道：“总舵主，让公子和小姐随‘鸿雁’前行，只怕是……”

骆天龙摇手道：“班主，昨日之事你已亲眼目睹。我洞庭小寨向与各地豪强并无瓜葛，也无深仇大恨。但贼人先是以紫晶白玉马害我，借口送寿礼将白玉马交到手中。然后在江湖上到处传言，使老夫成为众矢之的。经老夫与两位贤弟商量，决意将白玉马交还白云观，故秘密派人持老夫书信往见少林、武当掌门和白云观主，请他们来参加寿宴，以当天下英雄之面交还。但白玉马却是个假的，他又可以诬老夫见宝起意，以假换真，老夫纵使跳下黄河，只怕也永难洗清。幸而少林、武当两位高人和白云观主以及东野东方二位江湖奇人深明事情，体察老夫下情，完全信赖老夫。老夫一生清白，从不曾让人如此栽诬过，差点在晚年蒙上不白不

冤。贼人既然如此心狠手辣，对老夫如此不仁，也就莫怪老夫无义，本该老夫亲自与诸位走一趟，怎奈洞庭偌大个家业，还要养活手下几千弟兄，确实无法抽身。另外还得防备有人欲瓦解洞庭属下，所以还要整肃内部，故尔以犬子小女代老夫前往，以明心意！”

骆天龙一番话慷慨热忱，激得大家热血滚沸。

阮孝忠道：“在下有一子名阮志刚，与大哥一样，同仇敌忾，让他随班主去吧！”

茅镇山道：“在下也有两子名茅忠茅勇，愿交与班主，生死当由天定！”

三位寨主如此仗义，众人深受感动。

骆玉祥、骆玉琼立即双双离座，走过来向班主行礼，口称“班主”，请将他二人收下。

张大成急得语不成声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他如何担当得起如此重任？三位寨主的四男一女交给他，出了事如何交待？

阮茅二人又命马总管去叫他们的儿子，不到片刻，只见三个赳赳武夫大踏步进来。

阮茅二人各自向儿子交待了使命。

这时，骆天龙又道：“你五个听明白了？从今日起，要遵从班规，听候班主夫妇的教诲，若妄自尊大，惹犯班主夫妇，定按洞庭寨规处置，听见了吗？”

五个年轻人大大为高兴，齐齐躬身回答：“谨遵总舵主命！”

张大成汗也流下来了，急得不知怎么办好。

吴玉芹推了他一把道：“你这人真个是三分面和七分水——十分糊涂，三位寨主既然如此抬举‘鸿雁班’，从此咱们是蜡烛点火——一条心，一张席子两人睡——亲密无间，有咱们的命在，就有小子的命在，你愁什么？”

东野骧跳起来嚷道：“娘们说得好！大成你别为难，这几个小子就由我屠夫和老醉鬼来照顾吧！”

洞庭三霸大喜，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，立命小子们叩拜二老。

五个男女十分乖巧，急忙上前见礼。两老笑得合不拢嘴。

东野骧嚷道：“老醉鬼，女娃儿我对付不了，咱们来分配一下，这骆玉祥兄妹体质以练阴柔之功为好，就交给你吧，另外这三个小子体魄高大，练阳刚之功正合适，跟老屠夫学‘屠狗’刀法最好，怎么样，你不吃亏吧？”

东方木道：“好好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五个男女急忙分别下跪拜师。

骆天龙道：“不行，怎能如此简慢？”

马总管十分机灵，忙命人备香案。

二老一个看着一个，不觉呆了。

他们原本自由自在不收徒的，就连张克虎张云雁也只算记名弟子，谁知适才为三位寨主的勇气所感动，一

高兴便主动要调教孩子们，这下可是弄假成真，这个师傅是当定了。

觉慧大师深谙两老性情，不禁笑道：

“三位寨主，这两位老施主向来无法无天，懒散已极，从不收徒，免得累了自己，想不到今日如此慷慨。一下就收了两个三个徒弟呢，真是缘份，老衲也替令郎高兴，得此两位名师，何愁异日不光大门庭呢？”

三位寨主早闻两位奇人大名，一生逸事也时有耳闻，想不到自己一番忠义之心，居然使孩子们找到了名师，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，岂能再轻易放过？他们怕二老后悔，赶紧张罗拜师大礼。

听觉慧大师一说，三人均表示深谢二老对后辈的栽培。

这时，突听张云雁道：“娘，女儿只配做记名弟子，你也不帮女儿说句话吗？”

张克虎被妹妹一句话提醒，也赶紧喊娘。

吴玉芹刚把两眼朝天一翻，还未及说出话来，东野骧就慌忙应道：

“胡说什么呀，上回你娘说过之后，我屠夫不就收你做徒弟了吗？怎么又是记名弟子呢？胡扯胡扯！”

吴玉芹道：“今日当着众位的面再拜一次师，那就是输了的棋——定局了。”

东方木道：“好好好，一块儿拜师吧。”

东野骧道：“醉鬼，咱们跳河闭眼睛——横了心，

砸锅卖铁——豁出去，就油炸麻花——干干脆脆收下这几个小子吧，以后再不收就是了。”

他居然学会了吴玉芹的几句话，惹得众人大笑。

吴玉芹则笑弯了腰。

香烛摆好，众小依次拜师。

东野骧门下，大师兄张克虎、二师兄茅忠、三师兄阮志刚、四师弟茅勇。

东方木门下，大师姐张云雁、二师兄骆玉祥、三师妹骆玉琼。

谢飞燕突然道：“醉师伯，你三个弟子，将我妹妹谢念珠也收下吧，如何？”

东方木道：“好、好，醉师伯有求必应！”

话音刚落，“鸿雁班”的姑娘们一窝蜂冲进来，七嘴八舌、唧唧喳喳，齐排排跪在东方木面前，一个劲喊师傅。

不仅东方木呆了，其余各人都吃了一惊，闹不清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准备香案时，飞燕就到宿处叫念珠，让她求求醉师伯收她为徒。

这话让姑娘们听见了，一起跟着看热闹，躲在门外不敢进来，不料东方老儿一高兴，说了句“有求必应”的话，惹得姑娘都动了拜师念头，于是蜂拥而入，吵翻了天！

东野骧大笑道：“好呀，看你老儿怎么办，不收下

行吗？我屠夫要是你，油炸麻花——干干脆脆，收下这些女孩儿。”

话刚落音，吴杰、张小旺、陈子仪一起从门外冲进，跪倒在他脚下，大叩其头，口称师傅。

这一来，他也愣住了。

最后班主张大成不得不管了，他让大家先回，这事儿慢慢商量。

哪知东方木道：“孩子们怪可怜的，我老儿认了，通统收下吧！”

东野骧一听，不甘让人，也一口答应收下其余三个男徒。

于是，在皆大欢喜的庆贺声中，完成了这隆重而又别开生面的拜师大礼。

当然，两个老儿自然知道，同时交这许多人是教不出好徒弟来的，只不过不愿扫大家的兴罢了。

他们将以资质决定授艺，精心调教二至三人出来，一身绝技就后继有人了。

事后，年轻人欢天喜地离开大厅，老辈们又商议安徽之行。

由于凶险太大，决定在君山授艺一月，再行出发。

光灿灿暗暗高兴，他又有了闭关时间。

君山幽静之处甚多，他可以任择一地修炼。

他相信，一个月下来，他的内功将大大精进，师傅授的克敌制胜的绝技，将能达到八成以上的功夫，到了

八成功夫，自保已无碍，若达九成至十成，克敌足矣！

他要以这一个月之珍贵时间，力争修炼到九至十成。

他确信已找到了更为快速的窍门，至于效果到底如何，就要看闭关之后。